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四明文徵卷十二

清鄭袁 鈞陶軒輯

伊霍之事

李生威

伊尹居太甲於桐此在諒陰之內但使之居桐爲遷善改過之圖未始易之也霍光之於昌邑則變而易之矣人臣無易天子之理孟子所謂易位者此論列國之卿非天子之卿也列國之卿皆國君之庶長兄爲之所謂易位者請於天子而易之非自易之也天子可以易諸侯大臣不可以易天子霍光之舉萬世之厲階也自光

之爲之而後世始有董卓之於弘農王桓溫之於東海王矣然則霍光者萬世之罪人也焉可與伊尹同日語哉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旣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曷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

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
不酬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別
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廩郡四十邑二十不
問其才鄉遂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不問
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
履小履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
鮮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於此焉繁舉大
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
上駟纔與冀涼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纔與南邑之弊

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論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苛覈濫惡之僞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二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

子之道未爲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概也

論文翁

趙由宜

賢侯使爲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所以示吾道之尊也若昔盛時儒風日起而吏治囿乎吾道之中世降叔季儒與吏遂爲二途矣吏而歸於儒則隱然如吾道尊矣且博士典敎之官任專責重非與其他獄訟賓客軍旅祭祀者比講明開迪無非仁義禮樂之敎君臣父子之理實爲儒者之師文翁好學通春秋以儒名豈不知儒尊而吏卑儒隆而吏污乃於守蜀之日選縣吏聞敏有材

如張叔者十餘人親與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何哉
蓋自秦以來功利之說開於商君道德之澤斬於李斯
漢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辱非所不至閒有
叔孫賈誼之流以儒道自名終以迂闊無用六經高閣
世不復古但見貪風污習旁煽交誘學校之不修子弟
之不教諸生更繇則不除也蜀土僻在斗隅與笮功諸
郡爲鄰風聲氣習往往僻陋文翁安得不以詩書禮樂
之教革刀筆文法之習使之幡然悔躍然悟乎不然仕
於蜀居於蜀豈無老成典刑諳曉法理可以爲郡縣吏

師者何必遣詣博士而受業焉正以博士儒者之師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正所以示吾道之尊可以見文翁轉移之意微矣

宋太祖傳位論

陸 挺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

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實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嗚呼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卽位未幾羣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卽位十有七年之久

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爲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旣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爲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先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宋德祐忠臣袁鏞論

黃潤玉

尙論忠臣袁公死節事在宋室趙孟傳雖奸固難遽還
賣友之輿論元世袁清容賢者安得逞通譖之私讐意
謂宋史不書元志莫載非時有犯忌避諱之他嫌則世
無誅奸闡幽之直筆也然當是時微厚齊王先生挽之
詩則忠臣之實莫信於後迨元之亡微伯高蔣先生爲
之傳則忠臣之烈莫詳於今茲焉忠臣之事固有待而
昭著天下後世矣而天子忠臣之系存三尺之孤猶一
髮引千鈞至今曾元益大以昌此非人謀所能致則天
之福善者信有徵焉彼其賣友怵勢而晦遏忠臣之事

者其子孫滅亡殆盡此亦非人力所能預測天之殃厲者益昭昭矣第觀忠臣慘酷事與元余忠宣公相類而忠宣際遇聖朝廟食於舒載在祀典而忠臣曾不得里奠巷祭爲可慨蓋事雖同而時有不同也雖然事亦有與忠臣同時者若歷陽姚興當紹興辛巳戰北虜於昭關總兵者擁兵不援遂力戰而死鄉人哀之立祠昭關曰姚王廟春秋祀之今忠臣宜援斯例樹環堵之宮於鄞西題曰德祐忠臣之祠是不惟忠臣靈爽之有寓實使過者式瞻而足以振士氣於百世之下名教所關責

在吾黨他日有賢守令卽其祠而聞之朝則可儷忠宣之祀典矣吾黨其圖之

原刑

吳惠

古者聖入之王天下也仰觀天道俯察物情立法創制以重訓範因天敘而敷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以示其向放教立矣而或弗率有不軌之事亂法之行必痛之而後畏於是不得已因天討作五刑以明威焉大者甲兵其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鑕薄則鞭扑夫人之情於家則父母妻孥皆欲保聚於身則毛髮寸膚亦所護養

破絕其家殘僂其肢體則非人情見之鮮有弗怵然倣
者是故刑之教與禮樂並曷可廢也然先王之世議事
以制不爲刑辟故人知所忌而不敢徼幸以成之自三
代衰而三辟之制興鄭子產因之鑄刑書法益蔓矣雖
去古漸遠猶沿倣其意而有存者至申韓商鞅之徒率
意增加所謂參夷連坐之法由是始建逮秦而其慘極
矣漢而後雖時有因革以從寬大大抵參用秦法未能
復古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斟酌百王以著大明
律大誥二書深切丁寧無非帝舜命士之意人生其時

可謂幸矣嘗竊感乎古今之司刑者賢者尙矣其智巧者則眩聰明以從苛刻慈惠者則持姑息以惠姦宄或強制其事以就法或文致其詞以成獄奇請它比日以益繁而與吏爲市殺人以媚人者弗與焉嗚呼聖人制刑以弼教豈意後之人倚法以病民如此哉楊君介卿學問操履素重於時以進士兩出尹卓有惠政當逆瑾勢張甚屢仆而守益堅居刑曹三年持刑平恕未嘗徇時有所遷就今陟山東按察司僉事同官者相與謁余文以先行李夫爲政之道介卿概之胸中久矣況法理

又所明習而既試者征賦力役轉相侵蝕亂獄滋豐莫可底止若臨之以嚴濟之以操切幾何其不激之至末如之何也已生殖長育惻然隱之於心而加矜恤焉庶其有瘳矣乎斯介卿之夙志而朝廷所爲簡擢之至意也故於諸君子之命爲之推古義作原刑以復之

秦立四帝議

王家勤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典籍未焚者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

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理而行者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長子故每禪五德之一而王天下君既秉一德治世四德輔行則天以一德之氣行應於上而四氣輔行是不在虛空太極之天卽於五行之中相禪以上所以天下相洽世代交遷彼秦自文公獲黑龍之後君臣世以爲有水德之瑞孝公早有吞周之志儼以黑帝自居故始